

临安纪事——

# 洪武风云



戈隆阿弘 著  
云南民族出版社

临安纪事——

# 洪武风云

戈隆阿弘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洪武风云/戈隆阿弘著. —昆明:云南民族出版社,2007.12  
(临安纪事)

ISBN 978 - 7 - 5367 - 4004 - 4

I. 洪… II. 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2891 号

责任编辑	彭 华 张海英
特邀校对	张秀芬
出版发行	云南民族出版社 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:650032)
邮 箱	yubook@vip.163.com
印 制	个旧市印刷厂
开 本	889mm × 1194mm 1/32
总 印 张	36.25
总 字 数	940 千
版 次	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2 月第 1 次
印 数	1—1000(套)
总 定 价	70.00 元(套/共两册)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367 - 4004 - 4 / I·808

## 引 子

清晨，坝子里起了雾，前后左右，一片迷迷蒙蒙的，三五丈看不见人影。整个坝子，城市、村庄、田野、大小湖泊，纵横阡陌的水网稻田，全都像泡在牛奶瓶里似的，放眼四周，到处白蒙蒙一片，除了十丈左右路面，其他什么也看不清。

元蒙临安千户府的信使查木合，奉了千户大人之命，去给纳楼部落土司吾则普少送封重要信件，他骑马出了城门，往南山去。因为雾太浓，马跑起来很困难。出城门的一段还好些，离城越远，雾越浓，只好信马由缰地往前走。走过木桥，走过田野，绕过湖泊，一路静悄悄的，连个行人也不见。也许是天刚亮，村民们还没出来，或许因为是深冬，备耕还未开始。这时节，在他的家乡蒙古草原，到处白雪皑皑，天寒地冻，吐口唾沫能变成冰。可在临安这儿，很少能见到冰雪，不时地下点霜，就算是冬天了。

到纳楼送信，查木合心里很是高兴，那王府里有个漂亮姑娘，长得跟天仙似的，看一眼就让他感到浑身都有说不出的舒服，跟吃到蜜糖似的甜透心。想到又能见到那姑娘，查木合行进的速度就快了。他一个劲地挥动马鞭，驾！驾！马儿一路小跑。得得的马蹄声，清脆得有如铜铃，多远都能听见。两袋烟的工夫，很快就到了南山脚下。抬头看看，那陡峭的山岭，也锁在雾中。空气湿漉漉的，浓重的雾团，裹着雾罩子雨斜斜乱飞，吸到肺里，清凉清凉的，倒也觉得舒爽。

他开始登山。沿着那能见度很低的弯来拐去的碎石路，一直向

上攀登,没爬多高,马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,步子也慢下来。想快也快不了,只能由它。爬了整一个时辰,才爬到半坡,突然之间,天开地阔,他终于冲出云雾,回头一看,万里无云的碧空下,展现在他脚下的,是一片宽阔得不可思议的茫茫云海,仿佛是彝人传说中的黑埃(大海)又重现在四围群山之中。因为没有风,云海仿佛凝固了似的,从脚下往远处铺展开去,白花花,银灿灿,像是一滩水银,幽幽地闪着莹光;像是丰收的棉花,堆满山,填满谷,将宽阔的临安坝子遮掩得一丝不剩。引得人突发无穷无尽的遐想。极目远眺,远山,有的显露在云海之中,像神秘莫测的蓬莱、瀛洲,令人神往。有的逶迤、连绵,像一道苍黑的长城,逶迤在云海之滨。如画美景,让查木合贪婪的眼神,久久不忍收回、离去。一会儿,一轮红日跃出东山,将它玫瑰红的光芒投射到云海上,那云海越发显得洁白耀眼,如梦似幻。随着轻风拂过,云海开始缓缓变幻起来,浮动,翻腾,形成一个个巨大的不断升腾的云团,像些神秘莫测的精灵,似乎被无形的力量所打扰,欲往人所不知处迁徙而去的。让人欣喜,亦让人不知所措地陡升迷茫。云团带着湿漉漉的潮气掠经头顶,擦着人的头皮飞过,仿佛想将他连人带马一同席卷而去。查木合到临安几年,第一次见到如此美景,要不是有任务在身,他会坐下来,美美地欣赏个够,直到在灼热的太阳光的照射下,云海冉冉上升,消失在碧空之中。

查木合恋恋不舍地回转头,催马踏上路途。又登上一个山坡,展现在眼前的又是一番景象:一条不甚宽敞的沟壑,七沟八梁,到处长满莽莽苍苍的森林。沟壑再往前,是一座高过一座的山峰,连绵不绝,无穷无尽。没进入山里,在莽莽大山的映衬下,人就显得渺小而可怜,就像蛆虫蚂蚁似的微不足道。路,从山岭间逶迤向前,虽有沟沟坎坎,但好走多了。查木合便打马狂奔,嘚嘚的马蹄声,一路打破了山野的寂静。

一个时辰之后。一个宽阔的小坝子,呈现在他的眼前。那就是纳楼王府所在地茶甸坝子。

一道高大的山岭，呈南北稍偏东的走向，莽莽苍苍，以高耸入云的气势陡然出现在他的左前方。

高山下密密匝匝的田畴边，有个数百户上千户人家的村子，那就是纳楼土司府的所在地官厅。

官厅，说它是个城，不如说是个大村子，因为它没有专门的城墙。许多地段，土掌房就是城墙，没有土掌房的地段随便地用土坯垒起两丈多高的单墙，也不甚规则，以外人无法随便进入为原则。村子的大门却颇为讲究，起了碉楼，老远就可看见上面的枪眼。防土匪恐怕还行，正规部队绝对是挡不住的。查木合曾来送过信，街道，王府所在地他都熟悉，到了门外下了马，牵着马噔噔地就进去了。

这时太阳偏西，街上行人不多，他牵马往里走，也没引起多少人注意。一看到他马鞍上插着的那面小绿旗，人们就知道是送信的来了。有一些老倌老奶，坐在街边阴凉处闲聊，见他走过，都侧过脸来好奇地看他一眼，但也没人问话，他也不管，只照直往前走。过一个三岔口，往右拐，不远就到了纳楼王府门前。

守门的是两个他不认识的兵丁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，大刀一横，拦住他：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

查木合笑着用彝话说：“这位兄弟不认识我，我是临安路府来送信的，我要见你们王爷。”

“有证明吗？”兵丁绷着脸，用犀利的双目盯他。

“有，当然有。”查木合忙不迭地放下信袋掏信。

就在这时，从一边走过来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少妇，衣着艳丽，举止雍容大度，显然是个贵妇。她旁边还跟着个俏生生的侍女。

“哟，这不是小蒙苏么？”<sup>①</sup>

查木合一转头，见来人竟是吾则普少的媳妇黑者莫依。他一下笑了，如遇救星。

<sup>①</sup> 注：蒙苏，彝语对蒙人的称呼。

“太太，是你呀！”查木合站起来，礼貌地朝她一鞠躬。

“不必多礼。”少妇接着问，“你来干哪样？”

“我来给土司大人送封信。”他从袋中取出信件递给黑者莫依。

黑者莫依一看，吃了一惊：“哟！还是封鸡毛信呐！”

鸡毛信，就是信封上夹有鸡毛与火炭，表明十万火急，需要急着处理。谁来处理？自然只能是普少王爷。

查木合说：“来的时候，千户交代，务必要土司大人急着去临安路府一趟。”

黑者莫依朝门卫“嗯”了一声，意思是她领人入府。门卫自然放行。进到府内，黑者莫依直接带他去找普少的办事厅。吾则普少不在，宽大的办事厅里，只有大管家沙诺一个人在桌边算什么账，算盘珠子拨得噼叭响。

“大管家，王爷呢？”黑者莫依问。

沙诺抬头，“哦，是少奶奶。”

黑者莫依说：“我问你，王爷上哪儿去啦？”

“王爷……”沙诺愣了一下，忽然想起，说，“他说的，他要出去一下，我没问去哪里。”黑者莫依拿出信，“看，一封鸡毛信。”

沙诺一看，真是鸡毛信，说：“得及早送王爷，耽搁了时间，王爷要怪罪的。”

黑者莫依说：“那你赶快派人去找。”

沙诺这才看见跟在她后面的信使查木合。“好好，我派人去找。”他跑到院里吼两声，叫来仆从，吩咐去找王爷。这当儿，黑者莫依问查木合：“你一早来送信，想必还没吃饭吧？”

“还没呢。”查木合说。

“好吧，我先带你去吃饭。走吧。”

出了办事处，沙诺还站在那里。黑者莫依对他说：“你找王爷，我先带他去吃饭。”

查木合跟着两个女人往王府深处去，过了一个院，又一个院。看

样子，这纳楼王府够阔绰的。虽然都是土木结构的双层瓦顶楼房，也不像临安府似的雕梁画栋，豪华气派，但在所有他去过的土司府中，也可说是一流的，显示着纳楼的富足。

看着院子，查木合又想起上回在院里看见的美丽姑娘。他问：“上次我来时看见的那姑娘，叫果吉阿依的，她在么？”

黑者莫依说：“你说的是我家那小妹，她，现在举行过成人礼，已经是大姑娘喽！成天跟她的一帮姐妹，这里玩那里去，平时你根本见不到她的面。”

“哦！”查木合觉得自己问得有些唐突，哪有一来就问别人家姑娘的？好在黑者莫依没有在意，爽快地回答了他。但他扞了嘴，不敢再往下问。

穿过两个院子，通过一道小门，又进了一个小院，那就是王府的伙房了。有个五大三粗的男子，领着一帮男女仆人在拣菜、洗菜、涮洗碗筷，显然是吃过中餐，开始准备晚餐了。

一见他们进去，那粗壮男人便迎上来，谦恭地弯弯腰，“太太，有吩咐？”

黑者莫依说：“还有吃的吗？临安路府来了个送信的，还没吃饭哩。”

“等等。”粗壮男人名叫阿罗，是伙房里的大师傅，手脚很是麻利，一小下工夫一大盘牛肉凉片，一盘炒菜，一大碗米饭就端了上来。

查木合一见便乐了，在临安路府内，他很少能吃到牛羊肉。坐到桌边，手也不洗，顺势往他那蒙古袍上擦了擦，抓了几片就往嘴里送，津津有味地大嚼特嚼。边吃边说，“香！真香！”

黑者莫依和女仆阿玉就坐在一边看他吃。她们还从不曾见过蒙古人吃饭，如此狼吞虎咽，也不怕噎着，令她们惊奇不已。也许查木合也觉得自己失态，回头朝她们红着脸愧疚一笑。

黑者莫依怕自己坐在一边，会影响人家食欲，说：“你慢慢吃，不够，让阿罗师傅再给你切一盘。”说罢便站了起来，“阿玉，我们走。”



两人出了伙房，到了中院，老太太德黑嫫，在侍女莫朵的搀扶下，颤巍巍地从后院出来，仿佛是想到外面去走走。

黑者莫依见了，赶忙上前去，“阿嫫，小心点。”说着就去搀扶她。

老太太却推开她的手，“我不用你管，自己保护好身子就是了。”说完走去。

黑者莫依愣在那里，她知道，婆婆是个很要强的人，她敬佩婆婆，无奈地站在那里看着婆婆和侍女，看着她们出了中院，这才转身往办事厅去。

办事厅里，大管家沙诺还在算账，还是那样专心致志。

“王爷还没回来？”她问。

“还没呢，”沙诺抬头，“我已经派人去找，说不定一会儿就到。”

一个护卫模样的人走进来回禀：“没见王爷，凡是他常去的地方都找了，不见他的踪影。”

大管家一愣，怪事，他会跑到哪里去了呢？他站在那里思忖，下意识地用手指扳得噼叭作响。突然一惊，“哦！想起来了，团兵大营。是去团兵大营，我听他们说要试射火铳，那里有设置好的靶场。也许团兵的几个头儿也参加了。”

“我再去找。”护卫又要去。

“等等。”沙诺叫住护卫，“太远，得骑马去，还是我亲自送去吧。”沙诺收起账本锁入抽屉走了。莫依这才回自己住处去了。

# 第一章

## 1 奇怪的旋风

让大管家猜对了。在团兵营后面的山弯里，普少和一帮文武官员正在试射火銃。

数百上千年，纳楼的团兵、门户兵，一直使用的都是弓箭、大刀等冷兵器。到了吾则普少当政，听说有一种叫火銃的兵器，射程远不说，杀伤力也了得。相距百十丈，一枪打去，能把人的心肝五脏击穿。普少就寻思，纳楼兵丁，要是用这种兵器武装起来，加上彝人素有的尚武精神，面对强敌，敢打敢拼，肯定是所向无敌。可是，到哪去弄这种火銃呢？这种神奇的兵器，据他所知，不要说周围的部落，连临安城里的元兵也有不起。这样一种火兵器，三迤之地是造不出来的，肯定是来自北方，甚至是来自外国。人家那些地方的铁匠，比彝地的铁匠聪明，技艺高超，什么新玩意儿都造得出来。来自西方的高鼻子蓝眼珠的英人、法人，不仅有火銃，据说还有火炮。他们就凭着先进的火兵器，到处为所欲为，欺负别人。强占别人的土地，掳掠别人的钱财，所向披靡，可厉害啦。普少交代走南闯北做生意的马锅头狄吉阿火，到了北边的昆明，南边的老挝、暹罗，都注意打听听着点，一旦有火銃，无论如何，出多少银子，也要买上一支带回来。前几天，狄吉阿火跑了昆明一趟，没想到，真的就买了一支带回来。

狄吉阿火刚到家，马驮子还没卸，兴冲冲跑到府里找吾则普少。

“王爷，看！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？”

普少一看，狄吉阿火风尘仆仆，兴奋地将一条装着东西的麻布袋朝他一亮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吾则普少问。

“你做梦都想要的东西。”狄吉阿火并不急于打开麻布袋，似乎想逗逗主子玩玩，神气地将袋子朝他晃晃。

“盗些哪样，快拿出来吧。”吾则普少一把夺过麻袋，感觉有点儿沉沉的，打开一看，是支用绵纸精心包裹着的枪。撕去绵纸，一支乌黑发亮的火铳展现眼前，让普少的心一下激动不已。

“啊呀，火铳！真是支火铳！”

吾则普少抬着它左看右看，爱不释手。普少想弄支火铳，但他知道，那是个遥远的很难实现的梦。当时，火铳可是新式兵器，连征服了大半个地球，统治中国近百年的大元帝国的军队都不曾装备，一个大山沟里的土司，无异是异想天开。谁料，神通广大的马锅头，真的给弄回来一支，何等了得！

“买成多少钱？”吾则普少问。

“你猜猜。”狄吉阿火闪动着他那已经颇具商人气质的势利眼。

吾则普少想了想，伸出两个指头，“两百两纹银。”

狄吉阿火摇摇头。

吾则普少伸出三个指头，“三百两？”

狄吉阿火还是摇头。

吾则普少不耐烦了，说：“别卖关子啦，多少钱？”

“五十两，”狄吉阿火说。

吾则普少惊奇地睁大了眼，“五十两，这么便宜，怎么不多买几支？”

狄吉阿火说，“你当是到街上买青菜萝卜，手到擒来，街上根本没卖的，我这是从一个蒙古王爷的手里搞来的。那家伙不知从哪里搞

来两支，七磨八磨，才让给我一支。据说他是在内地当大官的一个朋友处搞来的。五十两，是成本价。”

“是蒙古王爷玩的东西，你还真有能耐。”吾则普少夸奖道。

狄吉阿火又从麻袋里拿出一大一小两袋和一根铁条。

“这又是什么？”吾则普少问。

狄吉阿火说：“一袋火药，一袋铅巴，一根铁通条。这铁条，是用来筑铁火药用的。铅巴做子弹。”说完还表演给他看，给他讲解火銃的使用方法。

对于火药，普少并不陌生，是用硫黄、芒硝和木炭三样配制而成的，部落师傅自己也会造。过火把节、祭龙时放铁炮用。那铁炮，是三寸长，镰刀把粗的一截铁管子，镶两道箍，有个底座，铁管近底座处放一个小孔，管内装上火药筑铁实，放时，将它立放在地上，底座孔洞处放一小撮火药，用燃着的香火一点，哧的一声，冒起火烟，火苗便从孔进入，将铁炮内的火药点燃，跟着就轰——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声音能传到几里开外。一般，一放就是三响，宣告节日庆典开始。这火銃的原理，与放炮无异，一说普少就明白。不同的是，火銃是做成一支枪，有木头做的枪托。枪筒里除了火药，还装上铅巴砣，射出去，能杀伤人，专门在战场上作为武器使用。

吾则普少说：“我们来放一炮如何？”他想知道一下这火銃的威力。

狄吉阿火惊异：“你真是烧粑粑等不得热，讨婆娘等不得黑，在这屋里？那怎么行。”

“在屋里不行，就到外面去。走！”

两个人到了院子里，狄吉阿火装上火药和铅巴。那铅巴，一粒，有如圆形的核，拿在手里，沉沉的，装上一粒，再往底座的孔处放一小撮火药，说：“行了。”

他把火銃递给吾则普少，说：“可以打了。”他教普少如何持枪瞄准。

吾则普少接过火铳,按照他教的方法,将火铳端起,火铳柄的木托顶在肩上,瞄准对面刷了白灰的土墙,一点火,轰的一声巨响,只觉得木托的后坐力将他的肩头重重地撞了一下。那一瞬间,只见火铳口喷出一团浓烟,遮住视线,让他什么也看不见,还有刺鼻的硝烟向他扑来,不由自主地咳个不停。

“怎么样?”狄吉阿火问他。

“我没事。”吾则普少问,“打到哪里啦?”

狄吉阿火一见那白墙上有个黑洞顿时高兴起来,“打中了,打中了。”

两人一齐跑过去看,那墙上的洞,有铜钱大,用铁条探探,足有两三寸深。“行!”吾则普少高兴地笑了。“这家伙的威力,比起弓箭,可太多了。”他坚信,在战场上,要是打中敌人,必死无疑。

火铳发射时的响声,惊动了许多人。纷纷向他们跑来,问:“出了什么事?”“搞些哪样?咋会有这么大响声?”卫队领兵扎鲁,师爷赫支,管家沙诺、罗矣,还有他怀了孕的妻子黑者莫依,小妹子果吉阿依,甚至老太太德黑嫫也跑来了,神色都慌慌的。吾则普少和马锅头狄吉阿火却笑起来。

吾则普少说:“哪样事情都没发生,阿火叔的马帮去昆明,买得支火铳带回来,我们在试射火铳哩!”他亮出火铳,“瞧,就是这家伙。”

大家不约而同,都围到普少身边,观赏那能发出巨响的火铳,很是新奇。谁都想看看摸摸,拿在手里,翻来覆去的看,一个看后传给另一个,不知道那响声是咋发出来的。吾则普少让狄吉阿火给大家做了一番解释。明白是怎么回事,妇女们这才放下心来。

“我当出了哪样事哩,莫朵,我们走!”老太太叫上侍女离去。老太太一走,其他妇女也跟着陆续散去。几个男的好奇,还去察看那墙上打出的洞,量了它的深度。知道深达两寸多,无不啧啧称奇。

卫队领兵扎鲁说:“这火铳真厉害,要多有几支,用来装备卫队,那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，可惜只有一支。”吾则普少说。

狄吉阿火说：“这火銃现在还是稀奇货，不过，我想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大量造出来的。这么厉害的武器，带兵的人，谁不想用它将自己的队伍武装起来呢。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吾则普少赞同阿火的分析，他说，“阿火叔带马帮外出，注意打听点，碰到了你就买，越多越好。”

“少王爷说了，我一定照办就是。”

这天早上，吾则普少带上火銃，叫上卫队领兵扎鲁，师爷赫支，骑马到三里外的团兵营地。团兵的总领兵沙玛罗比正组织兵丁练武。见了普少，立即跑过来，一个立正，“启禀王爷，兄弟们正在练武，请王爷训话。”

“今天不训话，”吾则普少说，“请你把大小头领都给我集中起来带到靶场，我带来一件新武器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”

“什么新武器？”

“看！就是这家伙。”吾则普少亮出火銃，“这家伙可厉害啦，我要你们都能学会掌握它。”

不多一会儿，二三十个人集中到靶场。这靶场，就在练兵场旁边。靶场上的靶子原先安的都是草靶，吾则普少说：“这靶子不行，换上木板的。”

很快，沙玛罗比叫人抬来几个木靶。木靶，用寸把厚的木板，做成人形，竖在十丈开外。

大家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练射击，吾则普少刚作了训示，忽然起风，呼呼地越刮越大，最后形成一股旋涡风，横扫靶场而过，吹得人都站不住，卷起的飞沙走石无数，遮天蔽日，打得人睁不开眼，脚也站不住，歪歪倒倒，只好用手臂护住眼睛扑到地上躲避。那阵子，天昏地暗，呼啸之声让人胆寒。

风，来得突然，也去得突然。待狂风吹过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栽在地上的靶子已被刮得不见踪影。靶场上，到处一片狼藉，像遭了洗劫一

般。幸好没伤着人，只是把有些人的弓箭、大刀、包头随身物件刮得飞上了天，找不到踪影。这样的旋风，纳楼人闻所未闻。看看远处的村寨，安然无恙，那旋风好像是专门冲他们来的。平白无故遭此袭击，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搞懵了，爬起来呆愣愣地站着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许多人把脸都吓白了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有人说：“是不是我们试射火器，得罪了天神格兹，格兹就故意刮旋风来警示我们，叫我们住手？”有人说：“这火器不能再射了，准备回去杀牲祭神吧。天神真要发了怒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吾则普少前天就听毕摩阿德哈桑说，他一连几天夜晚观察天象，有灾星掠过天空，说不定地方要乱，叫他要有所准备。毕摩，上知天文，下懂地理，介乎于人神之间的人物，预测人世吉凶祸福，经常灵验。难道真是天神要降灾难于人间？也可能是吾则普少年轻气盛，他从来不相信这些。面对这种种议论，他说：“刮风下雨是平常事，何必吓成那样！”他抬头看看天，旋风过后，一切如常，只是天气有些阴沉沉的，也不像会下雨的样子。他说：“好了，试射火铳，照样进行。”他叫了一声：“沙玛罗比！”

“在。”团兵总领兵，沙玛罗比站了出来。

“你去，叫几个人，重新制作两个靶抬来。”

沙玛罗比心里也有些顾虑，但王爷说了，他不能不听，说：“好的。”

沙玛罗比去了，很快又抬来两个靶子，吾则普少看看还可以，叫人栽到插靶处，就准备射击。他说：“看好了。从我开始，每人打一枪，我怎么打，你们也跟着怎么打。”

装火药，装铅巴，吾则普少端上火铳蹲下，瞄准靶子。众人围着眼睛看着他动作。待一切准备好，一点火，嘭——一枪打去，弹着点没上靶，却落到靶前一丈处，冒起一团烟尘。

“没打着。”有人喊。

“怎么搞的？再来一次。”

吾则普少又打了一枪。这回他接受上次的教训，稍稍把火铳口瞄高一点，一打就打在靶上。人群里顿时爆发出欢呼声、掌声。吾则普少站起来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微笑。几个人跑过去看，子弹没打到心脏部位，只是在左肩处穿了洞，木板被击穿，子弹射入靶后的土层中。

“怎么样？”总领兵罗比朝看靶人大声问。

“打中了左肩。”看靶人说，“木板被打穿，子弹射进土里，有一乍深。”

“都看到了吧。”吾则普少兴奋地说，“这就是火铳，威力无比，比弓箭强十倍，百倍。我希望，将来我们勇敢的护卫兵丁、团兵的兵丁，每人都能扛上一支这样的火铳。这可是最新式的兵器，连元蒙军都还有不起。有了它，能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可惜我们才搞到一支，今天每人打一枪，体验一下射火铳的滋味。哪个先来？”

“我来。”卫队领兵扎鲁首先站出来。

吾则普少看看他，扎鲁那神采飞扬的神色，“给你。”吾则普少将火铳递给他。

扎鲁是神箭手，五十丈以内，能百发百中。听说一人给打一枪，他早就手痒痒的，想试试手脚。从吾则普少手中接过火铳，装火药装铅巴，学着主子的模样，瞄准时却有点摸不着要领。吾则普少教他：“你顺着枪管瞄出去，打哪里，就瞄准下面一拳头处。”

扎鲁点火射击，却没打响。

吾则普少检查，发现点火处没放火药。说他“孔道口不放火药，怎么打？”

扎鲁红了脸，重新放火药，顾不上瞄准，又顾不上点火，还是普少帮他。一点火，嘭！一枪打出去，打飞了，连边也没碰上。

吾则普少说：“不要以为会射箭就会打火铳，这可是新玩意儿，得好好学学才行哩。”

天空照样阴沉沉的，像生了气的老头儿的脸，给人一种压抑感。但射击顺利开展，两人射过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。



许多人又变得有说有笑，跃跃欲试。

“看我的。”团兵总领沙玛罗比上来，一脸的自信。

他学着前面几个人的样子，装药，装铅巴，蹲下瞄准，嘭的一枪打去，打中靶像的头部。众人拍手祝贺。

“好！”吾则普少笑了，“到底是总兵呐。”

沙玛罗比心里乐滋滋的，但他说：“第一次，瞎猫碰着死耗子。”

大家又笑又说，正高兴。忽然一阵嘚嘚的马蹄声，有人骑马飞奔驰而来。到近处一看，是大管家沙诺，他跳下马直奔吾则普少，上气不接下气说：“王爷，临安路府派人送来鸡毛信。”说着，从怀中掏出信递上。

吾则普少接过信，拆开看。信上写着：

纳楼土司吾则普少：

有要事相商，见信后速来临安路宣慰司一趟，千急！勿误！

临安路宣慰司 右丞 兀卜台

至元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

“什么事？”师爷赫支问。

吾则普少说：“看信上的意思，有紧要事情商量。”

赫支拿过信看着。吾则普少看看太阳，太阳已经西斜，要不了一个时辰，太阳就要落山，这个时候去临安，到城里已是子夜时分，恐怕连鬼都找不到一个。

“怎么办？”赫支问。

吾则普少说：“这个时候了，不去。”

“不去？”大管家吃惊，“那送信人还在府里呢。”

“等着也不去。”吾则普少说话，向来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，从不更改。

大管家很是为难，站在那里不知咋好。